

·心·海·夜·航·文·丛·

湖畔说梦

兰州大学出版社 HUPANSHUOMENG 刘庆林

HIPANSHIJIUMENG

心海
夜航
文丛

湖畔
说
梦

刘庆林

兰州大学出版社

126/1005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湖畔说梦/刘庆林. —兰州:兰州大学出版社, 2003
(心海夜航文丛)

ISBN 7-311-02171-5

I. 湖... II. 刘... III. ①游记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②杂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55450 号

心海夜航文丛·湖畔说梦

刘庆林

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兰州市天水路 308 号 电话:8617156 邮编:730000

E-mail: press@onbook.com.cn

<http://www.onbook.com.cn>

兰州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

白银银贵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850×1168 1/32

印张:9.25

2003 年 7 月第 1 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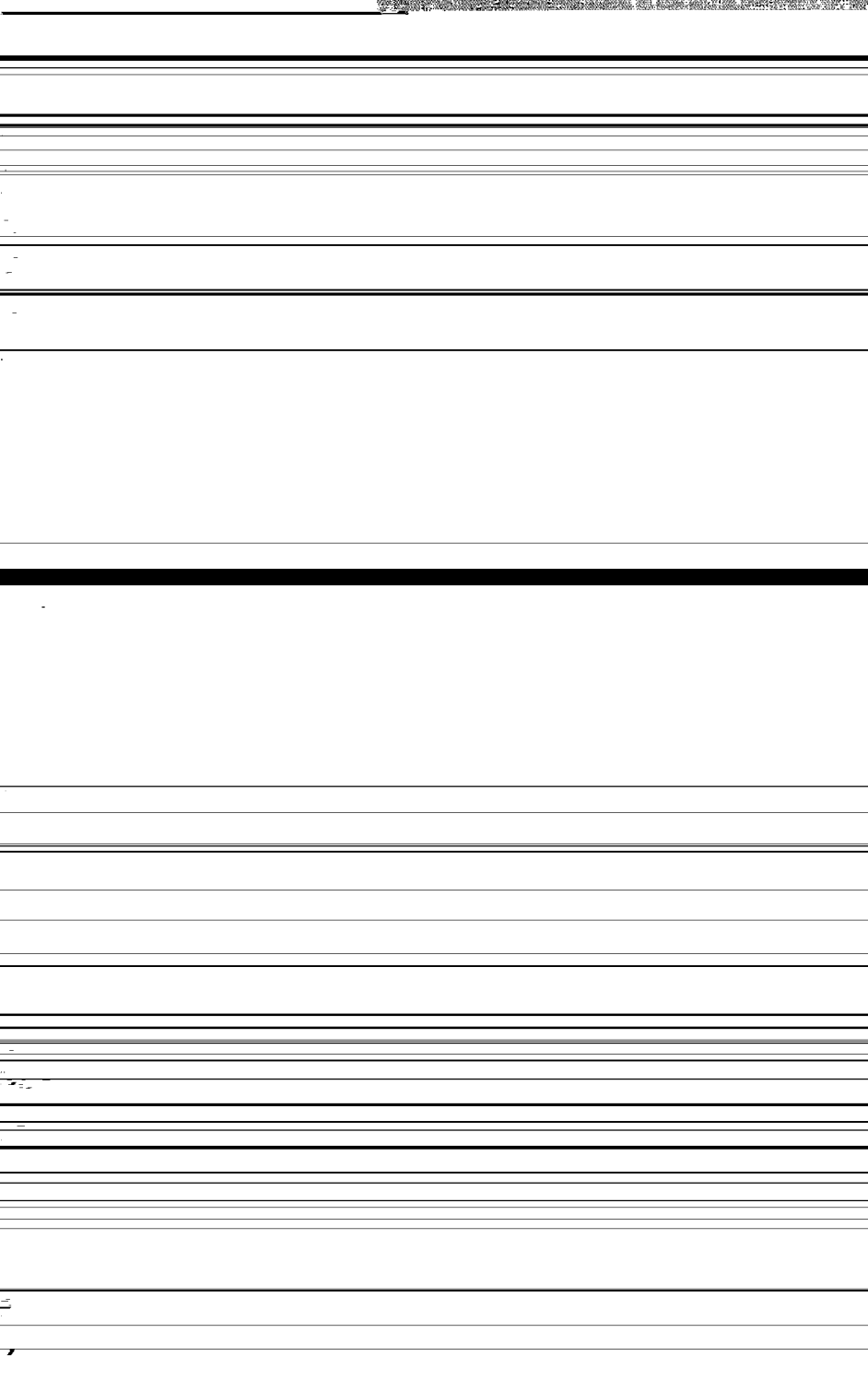
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192 千字

印数:1~5000 册

ISBN7-311-02171-5

定价:18.00 元



总序

王春瑜

我将这套文丛起名《心海夜航》，并未深思熟虑，只是灵机一动而已。昨晚得闲，插上炉香，听着光盘里传出优雅的古琴声，闭目寻思这“心海夜航”四字，觉得还挺耐琢磨。心者，思也。我国最古老的诗集《诗经》中《小雅·巧言》那一首，不就分明吟咏过“他人有心，予忖度之”吗？虽说历代统治者实行牧民的愚民政策，总是想箝制、扼杀百姓——特别是士中有识之士的思想。但是，思想辽阔如大海，无边无际，永不停息地在激荡，在奔腾，在咆啸。中国有文字以来的文明史足以证明，有出息的学者、作家，无一不是在心海中扬帆远航，中流击水。加盟本丛书的老、中、青三代作家，自然是概莫例外，或许以杂文鸣于时的牧惠先生、邵燕祥先生，更以思想敏锐为读者所熟知。夜航，同样令人遐想，令人神往。就以近三百年来的书史为例，同样叫《夜航船》的就达三部之多，最有价值的还是明、清之际著名文学家、史学家张岱（公元1597~约1689）所著小百科全书式的《夜航船》。他在此书的序中，引一故事，颇耐人寻味：“昔有一僧人，与一士子同宿夜航船。士子高谈阔论，僧畏慑，蜷足而寝。僧人听其语有破绽，乃曰：‘请问相公，澹台灭明是一个人、两个人？’士子曰：‘是两个人。’僧曰：‘这等尧舜是一个人、两个人？’士子曰：

‘自然是一个人！’僧乃笑曰：‘这等说起来，且待小僧伸伸脚。’这位高谈阔论的知识分子，连起码的历史常识都不具备，却有脸高谈阔论，而且倘一旦逮着机会，位居要津，肯定摇身一变，立马就成了大儒、文化名人。谓予不信，就看时下某些红得发紫、到处高谈阔论的“士子”好了。若问此辈澹台灭明是谁？恐怕不是张口结舌，就多半胡说是武侠小说里瞎编的人物，但这丝毫不影响其学而劣则仕，神气活现，煞有介事。加盟本文丛的作家，皆饱学之士，我敢担保，倘若那位和尚活在今世，面对这几位，是难以伸脚的。

俗话说：“三世修来同船渡”。我与本文丛的作家一起心海夜航，是难得的缘分，虽说都是我的友人，但能同舟共渡，也并非易事。牧惠、邵燕祥、柳萌三兄，皆年长于我，他们的作品，风行海内，自然无需我说多余的话介绍。刘庆林先生虽是老报人，但杂文、散文俱佳，其长篇巨构《倾斜的年轮》，更是纪实文学领域揭露“文革”惨祸的优秀作品。伍立杨先生不断有散文佳作问世，享誉文苑，他的古文根基，更属难得。前年文学评论家袁良骏兄给我打电话，说：“伍立杨的古文很好，大概有七十几岁了吧？”其实他生于一九六四年。郭梅小姐是加盟本文丛的青年作者。但是，她写的可不是令人难以回味的小女人散文。她是研究中国戏曲史有素的女学究，治学、教学之余，写了不少散文，这次结集，能与她仰慕的几位前辈一起问世，她是深感欣慰的。这还是要归结“缘分”二字吧。

癸未年三月十九日下午于京华西什库老牛堂

总序

第一辑 屐痕篇

- 3 \ 黄河泪
- 7 \ 走进瓊琚
- 12 \ 古城流韵
- 16 \ 华山道上
- 20 \ 枫桥感悟
- 24 \ 有一个美丽的地方
- 28 \ 水镜庄遐想
- 31 \ 品读武夷山
- 34 \ 佛山胜境
- 38 \ 大雁塔纪游
- 42 \ 峡谷明珠
- 47 \ 大雁情
- 52 \ 苏州街寻踪
- 55 \ 月是故乡明
- 59 \ 太平洋的涛声
- 63 \ 夏威夷之夜
- 68 \ 侗家的节日
- 71 \ 携几缕白云回家
- 76 \ 湮没的辉煌
- 79 \ 绍兴三题
- 86 \ 泰山登临记
- 91 \ 姊妹兰
- 94 \ 故乡的月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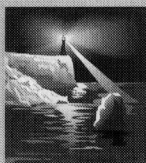
- 故乡的渔火 / 98
故乡的风水树 / 104
故乡的小河 / 109
故乡的小桥 / 113
故乡的花鼓 / 118
故乡的佛道 / 124
故乡的春节 / 129

第二辑 烟火篇

- 说“级”道“别” / 135
给贪官立个碑如何？ / 138
痛定思痛的悲歌 / 142
文明的失落 / 145
可怕的冷漠 / 148
洗脚城且慢“大吉” / 151
风骨琐议 / 154
“天亡我”之谬 / 158
王伦的悲剧 / 162
猫鼠为何一家亲？ / 165
驼鸟的躲藏术焉能自救？ / 168
“雅”贼 / 171
不能忘却的遗言 / 174
浩亮能再演“李玉和”吗？ / 177
也说“战胜脆弱” / 180
完不成的“家庭作业” / 183
“小燕子”哪里去了？ / 186
为“事后诸葛亮”一辩 / 188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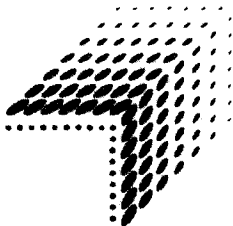
- 191 \ 武大郎还在开店
194 \ 消逝的风景
198 \ 令人羡慕的“多莉斯”
201 \ 闲话厕所及其他
204 \ 人情猛如虎
207 \ 甜蜜的陷阱
209 \ 天使与魔鬼
212 \ “误入”还是“故入”
214 \ “变脸”的翻新
217 \ 立此存照
221 \ “都都平丈我”杂说
224 \ “班门弄斧”新解
227 \ 点石亦可成金



第三辑 怀人篇

- 231 \ 雪落无声胜有声
237 \ 人生的路标
244 \ 清明祭
248 \ 莫高窟的保护神
252 \ 长江的儿子
256 \ 不息的钟声
261 \ 语纵不通心可通
266 \ 火中的凤凰
273 \ 母爱的力量
278 \ 妻爱

编余说梦(后记) / 287



屐痕篇

第一輯

黄 河 泪

大凡华夏子孙，没有不对黄河顶礼膜拜的。她从远古的洪荒里流来，在华夏大地划出了一道金色的彩线，将历史与现实遥接起来，不知映现过多少刀光剑影，目睹过几多沧桑巨变。我们从《诗经》中，感受到黄河血脉的律动；从《汉乐府》里，听到过“黄河流水鸣溅溅”的叹息；从唐诗宋词中，领略到九曲黄河磅礴而伟岸的气势；从“风在吼，马在啸，黄河在咆哮”的战歌里，汲取了不可战胜的力量和信心。黄河，这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，曾以甘甜的乳汁，孕育了光辉灿烂的华夏文明，也记载着我们民族的兴衰。一部中华文明史，有哪一页没有浸润过黄河的流风余韵？

我曾数度途经黄河，每次都以朝圣者的心情向黄河膜拜，而心灵的震撼却一次比一次加重。第一次过黄河是1966年的一个深夜。那时，学校组织我们进京参加当年的国庆大典，接受毛主席的检阅。火车是在半夜到达郑州的，黄河大桥近在咫尺。尽管北方的秋夜已是寒气袭人，我还是打开了车窗的挡风玻璃，我要在过大桥的时候，目睹母亲河的神韵，体察一下黄河咆哮的奇观。可是，我看到的是，朦胧的月光下，窄窄的黄河水在静静地流淌，犹如我家乡的西流河一样，潺流舒缓，根本就不见“黄河之水天上来”的惊涛。火车一下驶过了黄河大桥，将深深的遗憾埋在了我的心里。

第二次朝拜黄河是在1983年8月。那一年，我随“中国丝绸之路记者采访团”到了兰州。主人安排我们参观黄河上游的刘家峡水电站和艺术宝库炳灵寺。我们先到了刘家峡，两岸是陡峭的石壁，大坝横锁河面，电站建于其上。黄河像不堪忍受这人为的羁绊，它冲出泻洪闸后，翻波鼓浪，犹如一匹桀骜不驯的野马吼叫着奔腾而去，溅起的水雾织成了一层白色的幔幙，垂挂在天宇之中。我惊叹人类创造文明的伟力，同时也不免生出几分杞忧：大禹治水的故事流传了几千年，成为后人的殷鉴。自古以来，人们对水患总是采取疏导的方针，人为的堵截将使水流变缓，泥沙沉积，河床增高，禹的父亲就因反其道而行之掉了脑袋。我的杞忧未几就变成了现实。几年之后，我就听到了黄河断流的消息。黄河奔突恣肆的岁月已尘封在历史的深处，“黄河在咆哮”只存在于舞台的演奏之中。当然，把黄河断流完全归咎于上游的几个大坝也有失公允，生态环境的破坏、森林的大面积砍伐和人为的毁灭性垦殖，造成泥沙俱下塞流断途也是一个重要原因。我真有点“杞国无事忧天倾”了。

今年六月，我前往宁夏采访第二届中国银川国际摩托旅游节，再次来到了黄河岸边。飞机从西安起飞不到20分钟，从机窗往下望，漫漫黄沙扑面而来，看不到一点绿色。飞机像摇篮一般上下颠簸，左摇右晃，仿佛随时都有坠落的危险，乘客一个个噤若寒蝉。空姐不断地给大家吃定心丸，说这是沙漠的热气流所致，乘客大可不必惊慌。像我这样的年纪，已经悟透了“生者为过客，死者为归人”的真谛，生命的安危已并不重要。我倒是特别关注黄河的命运。尽管此时我也是翻肠倒肚般的难受，但我还是紧贴机窗，寻觅着黄河东流去的身影。可是，我看到的是

除了沙丘还是沙丘，根本就见不着黄河的影子，我想也许是飞得太高的缘故吧。可是下飞机后，我们乘车路经银川的黄河大桥时，我惊呆了：黄河裸露的胸膛上沙丘垒垒，潺潺溪流如母亲伤心的眼泪。河床上的沙丘高过了黄河大堤。堤畔看不到一棵树，茫茫沙滩上，连芨芨草也难以见到，只有银川能看到绿色的生命。六月正是汛期将至的时候，而黄河还停滞在枯水季节。我不禁悲从中来，眼睛潮润。我不敢相信，这就是孕育过中华文明的母亲河吗？这就是李白吟诵的“黄河西来决昆仑，咆哮万里触龙门”的黄河吗？一千多年前，在马上取得天下的李世民是不相信佛教的，唐僧为了西天取经，躲避唐王朝的通缉，冒着生命危险，乘羊皮筏子偷渡黄河。他要是活到今天，根本就用不着冒被滔滔巨浪卷走的风险，随时随地都可以徒步穿越黄河。这是时代的进步，还是文明的退化？

在银川，我听当地人讲，由于生态环境日益恶化，近些年来，这里沙尘暴频繁。每当沙尘暴降临，飞沙走石，暗无天日，看不见路。途中的人们要就地蹲下，听凭沙砾击打。沙暴过后，蛰伏于地的人变成了小小的沙丘，耳鼻嘴里全灌满了沙子，面目全非，路上积沙盈寸。人的生存窘况一至于此，怎不令人揪心！

历史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书写的！贺兰山的岩画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。

贺兰山像一座黑色的屏障耸立在黄河岸边。山壁上的岩画保留了先民们生息的足迹，是最古朴最真实的自然、历史教科书。那鲜活的岩画上，活跃着肥美的牛羊，摇曳着茂盛的草木，腾跃着狩猎的人影，闪耀着刀光剑戟。黄河滋润着这一方热土，她以博大的胸怀，涵容万物，抱一守志，使一个民族巍然崛起，成为中华文明的象征。这

里还诞生过谜一般的西夏王朝，和强大的宋王朝分庭抗礼。它绵延了189年，而且创造了自己的文字，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。宋朝和辽、金多次地进行围剿，也没能使它臣服。它最后亡于蒙古马队的铁蹄之下，只留下十多座山丘一样的王陵，矗立在漠漠沙原之中。如果当年此地也是这般黄沙漫漫，寸草不生，这个王朝能维持一年半载么？如今的贺兰山已成秃岭，只有山壁上那些生动的岩画，在向人们讲述往昔“风吹草低见牛羊”的景象。它脚下的黄河，已变成了一泓小溪，绕过一个又一个沙丘，汨汨东去。我迎着沙漠灼人的气浪，跪在黄河岸边，双手掬起一捧母亲的乳汁，缓缓咽下，咸涩的河水呛得我热泪潸然：黄河，我的母亲，您为什么变得如此羸弱不堪？您那奔雷走电的雄风何以没了踪影？那狂风万里走东海的气势何以难再？

我想到了长江。想起了汛期长江的澎湃怒吼，想起了枯水季节沙滩与江堤比肩的危况，想起了它的上游森林大面积被伐的惨状，不禁骇然：若干年后，长江会不会成为第二条黄河？

文明的发展难道真如恩格斯讲的那样，“是一个对抗的进程”吗？即便如此，我们该如何回应这一“对抗”？站在黄河岸边，我的脑子一片空白。

2001年10月13日

湖 畔 说 梦

心
夜

湖 畔 说 梦

走进瑗琿

“瑗琿？到那个地方去干嘛？真正的瑗琿早被沙俄的铁蹄践平了。遗址在对岸的俄罗斯境内。现在的这个地方是在《瑗琿条约》签订后重建的，又被‘老毛子’炸了个稀巴烂，没有什么可看的！”

在黑河下火车后，我就向一位路人打听去瑗琿的路线。这位当地汉子气愤地讲的这番话，使我感受到一百多年前民族的创痛，至今还深深地镌刻在人们的心头。我到瑗琿去，不是为了猎奇探胜，而是为了透过风干的历史碎片，寻找我们民族一度失去的尊严。

一株古松，像一座苍然的路标，将我领到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瑗琿城。浩荡的黑龙江水，在它的脚下咆哮而去。当年，沙俄的烈火焚烧了一切，只有将军府的这株古松历尽劫波幸存下来，成了那个年代的屠城血证。此外，我们只能从幸存不多的几首古诗中，遥想昔日这里“倾城鼎沸闹秧歌，红粉新妆细马驮”的盛况。

我来到了瑗琿历史陈列馆。馆很小，却沉重压抑得让人透不过气来。古老的瑗琿在此凝固成血淋淋的画面，交织映现在我的眼前——

瑗琿是我国北方边陲的历史重镇，原在黑龙江以东，即现今的俄罗斯境内。从隋唐起，我国北方的少数民族就在这里繁衍生息。十七世纪中叶，沙俄贪婪的目光就投向了这块丰饶的土地。沙皇的骑兵先是在这里骚扰，没有遇

到应有的反抗。试探性气球的成功放飞，膨胀了沙皇扩张的野心。就在璦琿军民倾城而出举行篝火联欢的时候，沙皇的马队好似从天而降，将欢庆的人们一举包围。一阵昏天黑地的屠杀之后，强盗纵火焚烧了璦琿城。与此同时，他们在璦琿旧址上修筑炮台，大举移民。江左璦琿自此消失，迁到了江右。

历史的车轮驶进了十九世纪，曾经在这块土地上崛起的满清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。一度煊赫的黄龙旗，被一些贪婪的黑蜘蛛咬得残破不堪，紫禁城的皇冠已失去了它鼎盛时期的光焰，难以照到这一丰腴的边关。“木必自腐而后虫蛀之”，这一点，连当年沙俄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也看得十分清楚。他在给亚历山大二世的奏折中说：“对这个在长达二百年之久没有任何进步的国家，不发动进攻是愚不可及的。”于是，惨绝人寰的屠杀开始了。沙皇的马队采取了赶尽杀绝的政策，血洗海兰泡（即现今的布拉戈维什斯克市）和江东六十四屯。七千多名世世代代生息于此的中国人，惨遭屠戮；三千五百多人被手持刺刀、皮鞭的军警，驱赶到黑龙江边，威逼他们跳江自沉。一时间，冲天的烈焰遮天蔽日，悲惨的呼号惊天动地，婴儿的啼哭撕心裂肺。有的人试图冲出包围，军警挥动利斧刺刀，向突围者猛劈猛砍。黑龙江边惨云密布，血肉横飞。炎黄子孙的鲜血染红了江水，咆哮的江面上，尸体像竹筏一样，成排成排地滚滚东去。

沙俄用大炮和刺刀搁在满清王朝的脖子上，大清帝国的文武百官噤若寒蝉。一八五八年五月二十八日，驻防将军奕山和沙俄签订了《璦琿条约》。自此，原本就是中国内河的黑龙江，成了一条界河。一块大小等于法、德两国面积的中国壮丽河山，划归了沙俄的版图。